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十三至七十七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録監生臣吴銓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十三

明 茅坤 撰

廬陵史鈔十三

雜傳

李茂貞傳

唐之所以困而及亡由茂貞為之祟什且六七

歐公序次如畫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戍鳳翔黄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鋋等敗行瑜於大唐峯明年玫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

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於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為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彦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甸服生靈因兹受獘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

表辭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強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他日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覃王率扈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盩厔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屯于

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臯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

磎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刼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茂貞以兵至鄠縣斬繼鵬自贖晉兵已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為德而冀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詔罷歸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昭宗自石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己亦治兵請覲京師大恐居人

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宗遣覃王拒之覃王至三橋軍潰昭宗出居於華州遣宰相孫偓以兵討茂貞韓建爲茂貞請乃已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其後昭宗爲宦者所廢旣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者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強以爲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刦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

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求路以為生茂貞窮急謀以天子與梁以為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

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刧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及梁太祖即位諸侯之強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為皇后鳴梢羽扇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寛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内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初

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曮來朝莊宗以其耆老甚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同光二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謚曰忠敬

温韜傳

溫韜之發諸陵萬世所共憤咽而流涕者也

溫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為盜後事李茂貞為華原鎮將冒姓李名彥韜茂貞以華原縣為耀州以韜為刺史梁太祖圍茂貞於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茂貞又以美原縣為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為節度使末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改耀州為崇州鼎州為裕州義勝軍為靜勝軍即以韜為節度使復其姓溫更其名曰昭圖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内者悉發掘之取其

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援友謙而趨華原韜懼求徙他鎮遂徙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為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冲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爾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

鎮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之勒歸田里明年流于德州賜死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聞溫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韜之禍其將終也爲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歛

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宫毋置守陵妾其意丁寜切至然實録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衮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劒甲各二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朱宣傳

内朱瑾行事甚倔强狙狡可鄙而歐公語次風神可掬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以販鹽為盜父抵法死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為軍校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晸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晸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度使薛崇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晸攻殺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為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晸死軍中推宣為留後唐僖宗即拜宣天平軍節度使梁太祖鎮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少數為秦宗權所困太祖乞兵於宣宣與其弟瑾以兖

鄆之兵救汴大破蔡兵走宗權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稍欲并吞諸鎮宣瑾既還乃馳檄兖鄆言宣瑾多誘宣武軍卒亡以東乃發兵收亡卒因攻之遂為敵國苦戰曹濮間是時梁又東攻徐州西有蔡賊而北敵强晉宣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為梁所滅乾寧四年宣敗走中都為葛從周所執斬于汴橋下瑾宣從父弟也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少倜儻有大志兖州節度使齊克讓愛其為人以女妻之瑾行親迎乃選壯士為輿夫伏兵器輿

中夜至兖州兵發遂虜克讓自稱留後僖宗即拜瑾泰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秦宗權於汴州梁太祖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敗太祖得宣將賀瓌何懷寶及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兖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今瓊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僞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書幣詣軍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交語瑾曰願得瓊來送符印

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往瑾伏壯士橋下單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壯士擒之遂閉門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下乃留兵圍之而去瑾嬰城自守而宣亦敗於鄆州乃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史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乃急趨兖瑾城中食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梁兵奄至瑾將康懐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賔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奔于淮南楊行密

聞瑾來大喜解其玉帶贈之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為行軍副使其後梁遣龎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於清口斬師古行密累表瑾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死渥及隆演相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嘗以月旦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強通之妾自歸訴瑾益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為既而知訓以泗州建靜淮軍出

瑾為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踣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踶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携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為呉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内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為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自刎潤州徐知誥聞亂以兵趨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

何為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墓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温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温病夢瑾挽弓射之温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初瑾嘗病疽醫者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卒年五十二

趙犨傳

趙犨其先青州人也世為陳州牙將犨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劒為人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材召至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東都犨引兵擊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黄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請忠武軍求得犨為刺史以自保忠武軍表犨陳州刺史已而巢陷長安犨語將吏曰以

吾計巢若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珝為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以歸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其衆圍犨置舂磨寨糜人之肉以為食陳人大恐犨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兩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巢柵城北三

里為八仙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州舊有弓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翊創意理之弓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犨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為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梁太祖入陳州犨兄弟迎謁馬首甚恭然犨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屈迹為自托之計以梁援已恩為太祖立生祠朝夕拜

謁以其子嚴尚太祖女是謂長樂公主黄巢已去秦宗權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犨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宗即以陳州爲忠武軍拜犨節度使犨已病乃以位與其弟昶後數月卒昶乘大寇新滅乃休兵課農事梁尤謹梁兵攻戰四方昶餽輓供億未甞少懈昶卒翔代立翔頗知書乃求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華徙翔爲同州留後入

唐為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疾免官歸陳卒于家陳人為之罷市肆次子巖梁末帝時為戶部尚書租庸使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為事而末帝為人特和柔恭謹然性庸愚以漢傑婦家而巖壻也故親信之梁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悟以至於亡初友珪弒太祖自立以末帝為東都留守巖如東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之巖為末帝謀遣人召楊師厚兵起事巖還西都卒與袁象先以禁兵

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末帝立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聞唐駙馬杜悰位至將相自奉甚豐恥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裒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故時魏州牙兵驕數為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逐羅氏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租庸判官邵贊議曰魏為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切齒紹威以其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新棄天下師厚復為陛下憂所以然

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人不為師厚邪不若分相魏為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末帝以為然乃分相澶衛為昭德軍牙兵亂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魏之間兵數敗巖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為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為不可曰今府庫虛竭箕斂供軍若行郊禋則必賞賚是取虛

名而受實弊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楊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末帝乃還東都遂不果郊鎮州張文禮殺王鎔使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兵憊矣敬翔以為然嚴與漢傑皆以為不可乃止其後出王彥章用段凝皆嚴力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為登建國樓以問羣臣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

雖使入汴不能守也宜辛洛陽保險以召天下兵徐圖之勝負未可知也末帝猶豫巖曰勢已如此一下此樓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當巖用事時許州温韜尤曲事巖巖因顧其左右曰吾常待韜厚今以急投之必不幸吾為利乃走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巖素所善段凝奏請誅巖家屬乃滅族之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

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焉得禍為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韡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大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禄利自謂知所托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韡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十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十四

明 茅坤 撰

廬陵史鈔十四

雜傳

康延孝傳

康延孝自梁歸唐期以八日滅梁又及定蜀莊宗不能用之而卒以猜忌叛孝雖誅死而唐之

不足以一天下可概見矣

康延孝代北人也為太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段凝軍于河上以延孝為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于唐見莊宗於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莊宗屏人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懦弱趙巖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姦邪以入金多為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彦章

驍將也遣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疎斥此其必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以仲冬大舉遣董璋以陜虢澤潞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彥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洺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

盧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於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蜀以延孝為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

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為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乗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月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為多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遬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

於崇韜崇韜解璋軍職表為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延孝懼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邪璋求哀以免繼岌班師命延孝以萬二千人為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岌即誅之繼岌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

西取蜀其謀畫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唐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泣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劍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圜置酒軍中引檻車

至坐上知祥酌大巵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身歸命遂擁節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邪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

房知温傳

中魏州叛兵一節係唐及梁之禍根因録之

房知温字伯玉兖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為赤甲都官健後隷魏州馬鬬軍稍遷親隨軍指揮使莊宗取魏博得知温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以為澶州刺史歷曹貝二州刺史戍瓦橋關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温首馳赴之天成元年拜泰寧軍節度使明年為北面招討使屯於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温還鎮其戍卒效節軍將龍晊等攻震殺之效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楊師厚為節度使復置銀槍效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

幾為梁患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強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為兩鎮魏軍由此作亂刼德倫叛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得魏軍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皇甫暉之亂刼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明宗入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遑居陰遣人訴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禮而遣魏效節九指揮北戍盧臺軍發之日不給兵

甲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惑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温戍而知温意尤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為兩寨震初至與知温會東寨方博效節軍亂譟於門外知温即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轡留知温知温紿曰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為也知温即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悉誅其家屬於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為之變色魏之驕兵於是而盡明宗知

變自知温起釋而不問徙鎮武寧加兼侍中歷鎮天平平盧初明宗為北面招討使而知温為副使廢帝時以裨將事知温甚謹後因杯酒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愍帝出奔知温乘間有窺覦之意謂其司馬李沖曰吾有錢數屋養兵數千因時建義功必有成沖曰今天子孱弱上下離心潞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沖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沖至京師廢帝已入立沖即奉表稱賀還勸知温入朝廢帝慰勞之甚厚知温還鎮封東平王太常

上言冊拜王公皇帝臨軒遣冊其在外者正衙命使而
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之故事無明文令北
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温受封遣冊請下兵部太常太僕
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禮畢還有司知温在鎮
常厚歛其民積貲鉅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妓游
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太尉知温卒後其子
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百兩銀千兩茶
千五百觔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其將吏分其餘貲者

皆為富家云

王晏球傳

晏球多兵略而歐公黜次有生色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為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為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為人倜儻有大節為廳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為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戍卒反自懷州趣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

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郤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部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丘聞末帝已崩即解

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明宗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為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秃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秃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迎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揮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

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櫜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秃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强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秃餒又

走惕隱其餘衆奔潰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鋤櫌白梃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惕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為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誚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絶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宏昭張虔釗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

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以俸禄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數與秃餒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以城降都自焚死晏球為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秃餒既因敗以為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反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贈太尉

郭延魯傳

通篇俱虛語點綴無一實事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為沁州刺史者九年為政有恵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射為將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為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為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盃以廉平自勵民甚賴

之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于官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為言以謂今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為害不細而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剥斂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

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為事矣則為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按延魯父子俱以循良為政誠五代時所難得者歐公既知之而特勒入雜傳殊不可曉

張希崇傳

此傳亦整潔可誦

張希崇字德峰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

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為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為盧龍軍行軍司馬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為平州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為人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百騎爾烹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其聞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漢

界矣衆皆曰善乃先為穽寘以石灰明日虜將謁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之穽中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帝嘉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邊埀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襃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居四嵗上書求還内地徙鎮邠寧晉髙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希崇嘆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希崇事母至孝朝

夕毋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爲將不喜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歷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子仁謙

皇甫遇傳

皇甫遇絶吭而死更屬可憐恐與敬翔不同

皇甫遇常山眞定人也爲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明宗征伐事唐爲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歛爲

務賓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河陽四鎮罷為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為馬軍右廂排陣使是時青州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掠攻破欒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

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騎戰十餘里至榆林為虜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為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失之即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勢甚盛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

尚或生走則死也等死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將怪遇視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報遇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復何面目見天子即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虜十餘里虜望見救兵來即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而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三年

冬以杜重威為都招討使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於中渡重威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遇與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書其名即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彦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絶吭而死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為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為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簒唐用翔之謀為多猶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為幸免矣方晉

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不克而見害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凛然哉旣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然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貴豈不又難哉

高行周傳

高行周起亡因中前後本末事情點綴多玲瓏

高行周字尚質嬀州人也世為懷戎戍將父思繼兄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為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為其弟匡儔所篡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嶺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為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晉兵為匡威報仇乃欣然從之為晉兵前鋒匡儔聞思繼兄弟皆叛乃棄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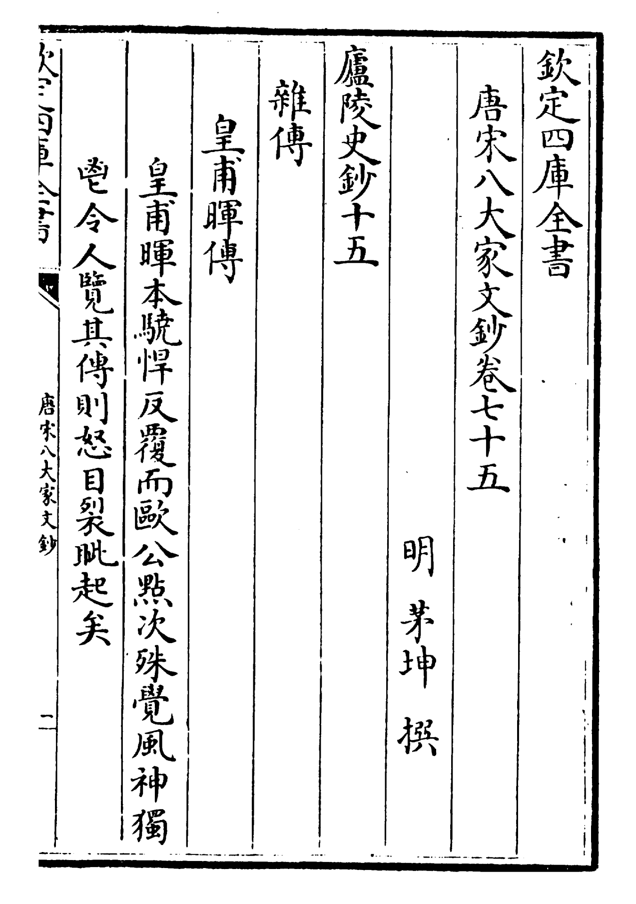
幽州以其兄某為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為中軍都指揮使弟某為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為燕患者必髙氏也宜善為防克用留晉兵千人為仁恭衛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髙氏為訴由是晉盡誅思繼兄弟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為牙將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為武州刺史其後守光背晉

晉兵攻之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即率所牧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為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子縶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當為劉氏也尚何顧吾子邪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為父老守也今劉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

是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晉莊宗時歷朔忻嵐三州刺史大同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為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為人剛直數規諫之行珪不聽禦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之因潛徙庫兵于他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寃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當行珪之

降晉也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為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行周將前軍夜遇雨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歷鎮彰武昭義晉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為

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之從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時李彦韜馮玉等用事乃求歸鎮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又棄去召唐故許王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嘆曰衰世難輔況兒戲乎乃不從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清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有子懷德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十五

明 茅坤 撰

廬陵史鈔十五

雜傳

皇甫暉傳

皇甫暉本驍悍反覆而歐公點次殊覺風神獨

覺令人覽其傳則怒目裂眦起矣

皇甫暉魏州人也為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留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為人驍勇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為亂刼其都將楊仁晸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之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晸曰公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

上天下一家精甲鋭兵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可強遂斬之推一小校為主不從又斬之乃擕二首以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焚貝州以入于魏在禮以暉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

史終唐世常為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已秉旄節罷鎮来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邺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久之為密州刺史契丹犯闕暉率其州人奔於江南李景以為歙州刺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為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為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名見暉金瘡被體哀之賜

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拜鳳左屯衛將軍

王進傳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為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為盜鄉里患之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隷寧衛指揮漢高祖為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為軍校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

太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初以疾卒贈太師

嗚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皆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

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尤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范延光傳

范延光為人多方略所歷生平亦多反覆歐陽公點次如畫而二千餘言如一句

范延光字子瓌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為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令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

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為然壘成梁
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
為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搒掠數百脅以白刃延
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為獄吏所護莊宗入汴
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
尚書明宗時為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
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為計則城
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

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為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名延光與趙延壽並為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嘆曰吾居兵間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

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
步卒五人三萬五千疋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
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愧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
自立而邀旄節明宗遣安重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
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言綏銀
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
曰王師問罪本在彝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
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彝超

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訩訩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

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軍用朱宏昭馮贇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弑愍帝唐室大亂宏昭贇皆及禍以死末帝復名延光為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晧遣延光討平之即以為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嘗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

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事輒中遂以其言為然由是頗畜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既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即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又其女為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懐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清王以慰其心有平山人祕瓊者為成德軍節度使董温其衙内指揮使後温其為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温其家族瘞之一穴而取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入

立以瓊為齊州防禦使槖其首裝道出于魏延光隂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首以戍邏者悞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為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鋭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為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鋭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為用光遠得其諜者詢得其謀誘鋭等

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鋭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
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鋭乃陰名暉入
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鋭等以
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彊多矣
如延光已非我敵況鋭等兒戲耶行取孺子爾乃決意
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鋭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
齎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
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

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踰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劵居數月來朝因懇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致仕居京師歲時晏見高祖待之與羣

臣無間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叛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鎖以來免為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為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貲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

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勲知州事乃遣承勲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貲髙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為之輟朝贈太師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繆家灘詔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初秘瓊殺董温其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為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彦珣

者為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彦珣附之從賓敗彦珣奔于魏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拒討使楊光遠知彦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彦珣以招之彦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彦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彦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贓誅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為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

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為善習見惡則安於為惡五代之亂其來逺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於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壊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亂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彦珣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彦珣不自知為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為怪也豈非積

習之久而至於是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彦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為怪則晉出帝之絶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為非也

安重榮傳

序次縱横節奏一一中縠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為振武廵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穎陰招重榮其母

與凡皆以為不可而重榮業以許顏母凡謀共殺顏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為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為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為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凡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

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
高祖皆以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耶兵强馬
壯者為之爾雖懐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高祖與契
丹約為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
詘中國以尊夷狄困已弊之民而充無猒之欲此晉萬
世恥也數以此非誚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
箕踞慢駡不為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役屬契
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并求

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為好辭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来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所為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既僭侈以為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為

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剌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剌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剌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来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来奔其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點閲强壯辦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

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沿河党項山前後逸越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欵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意又念陷蕃諸將等本自勲勞久居富貴喪身虜塞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為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

皆以契丹可取為言高祖患之為之幸鄴報重榮曰前世與虜和親皆所以為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為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敝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為不可重榮曰請為母卜之指其堂下旛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

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潭又使人為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為前驅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饑民數萬驅以嚮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

而分之重榮聞彦之降晉大懼退入于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去是冬大寒潰兵飢凍及見殺無孑遺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革為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榮裨將自城東水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馘命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為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李守貞傳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為客將其後常從
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
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名契丹入寇守
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
州麻荅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栅於河東守貞馳往
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
泰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顏悉
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顏麾

下是時凡出師破賊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貞所詒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貞悉以黟茶染木給之軍中大怒以帛褁之為人首梟於木間曰守貞首也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為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契丹入寇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為北面招討使守貞為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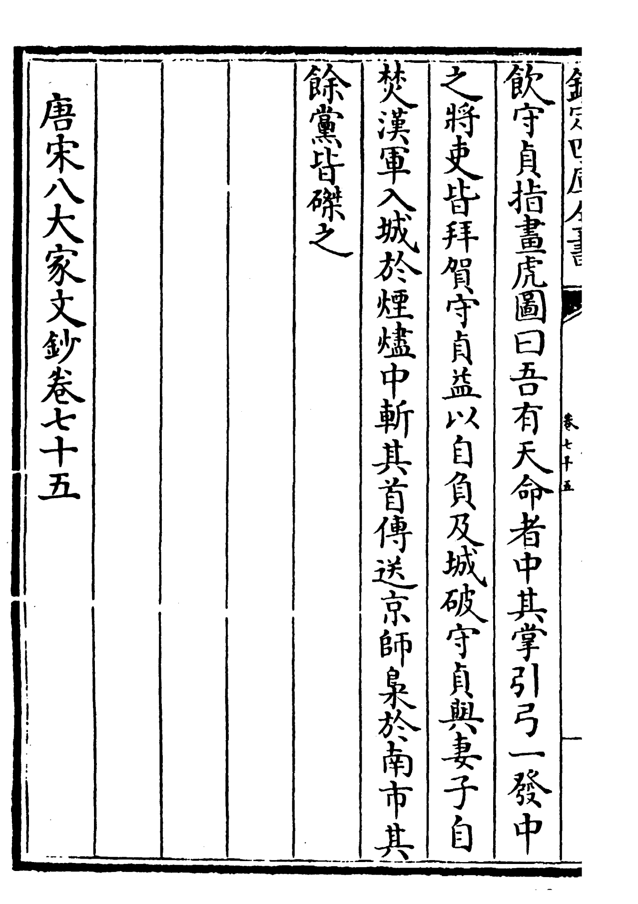
監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為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豢圉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滿城殺二千餘人還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為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為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

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魏州守貞嘗將兵往来過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嘗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為招討使守貞為都監屯於武彊契丹寇鎮定守貞等軍于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為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来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

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
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總倫以方術除干守貞為言
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
人以赭黄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為天人皆應乃發兵
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常思等出
軍犫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
守貞為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
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思綰久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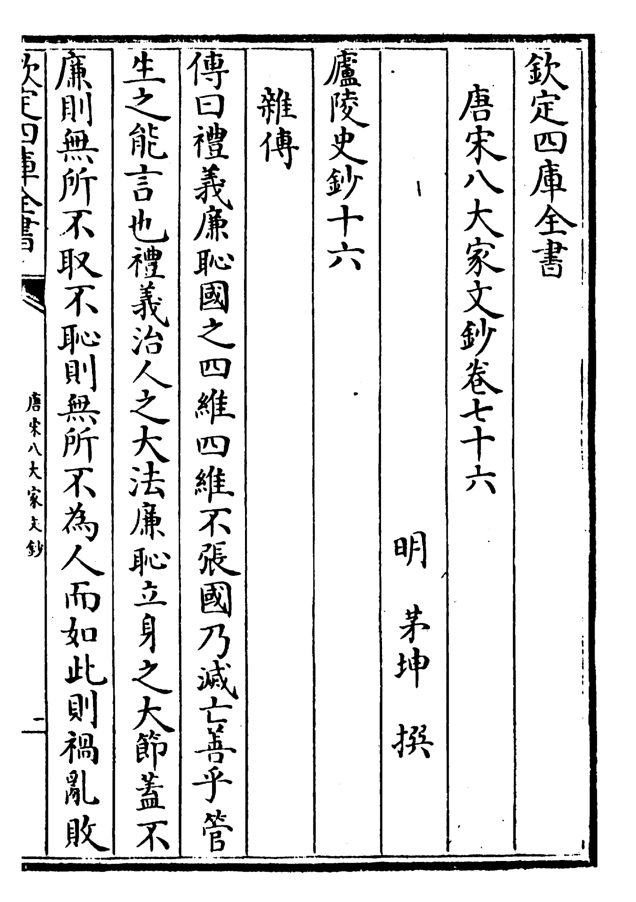
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為主守貞先敗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為然遂先擊守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蒱博以為道譏之艴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

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為三栅栅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栅守貞出兵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十三四如此逾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為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貞名總倫問以濟否總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為然嘗會將吏大



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十五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十六

明 茅坤 撰

廬陵史鈔十六

雜傳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身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

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可從而知也予于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禄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嘗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

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馮道傳

覽道傳到底是一鄉愿中之最深而滑者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為巡官以其文學

薦之晉王為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户部侍郎
充翰林學士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
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庵不設牀席卧一束芻而已所
得俸禄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
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置之别室訪其主而還之其
解學士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
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
道夜往潛為之耕其人後来愧謝道殊不以為德服除

復名為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遇弑明宗即位雅知道所為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為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

於衢巷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録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

其言道已去名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為廢帝遂相之廢帝即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弑崩已而廢帝出道為同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大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

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髙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

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隂公贇為漢嗣遣道迎贇于徐州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反遂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

亂我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勲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司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别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為不可世

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將擊旻果敗旻于高平世宗取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為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相稱嘆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之稱譽蓋如此道有子吉

李琪傳

通篇點綴琪之無廉恥處頗似馮道傳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也其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為監察御史丁内艱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珽飢卧廬中聞者哀憐之服除還拜御史荆南成汭辟掌書記吳兵圍杜洪梁太祖遣汭與馬殷等救洪汭以大舟載兵數萬珽為汭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糗糧倍之緩急不可動若為敵人縻之則武陵武安必為公之後患不

若以勁兵屯巴陵壁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聽果敗溺死趙匡凝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真書記也太祖即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珽度太祖不欲先用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劇難理前刺史十餘輩皆坐事廢珽至以治聞遷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許州馮行襲病行襲有牙兵二千皆故蔡卒太祖懼為變行襲為人嚴酷從事魏峻切諫行襲怒誣以贓下獄欲誅之乃遣珽代行襲為留後

斑至許州止傳舍慰其將吏行襲病甚欲使人代受詔斑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即卧内見行襲道太祖語行襲感泣解印以授斑斑乃理峻宼立出之還報太祖太祖喜曰斑果辦吾事會歲饑盜刦汴宋閒曹州尤甚太祖復遣斑治之斑至索賊得大校張彥珂斑甥李郊等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名拜左諫議大夫太祖幸河北至内黄顧斑曰何謂内黄斑曰河南有外黄下黄故此名内黄太祖曰外黄下黄何在斑曰秦有外黄都尉在

今雍邱下黄為北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喜友珪立除右散騎常侍侍講袁象先討賊珽為亂兵所殺琪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與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為翰林學士梁兵征伐四方所下書詔皆琪所為下筆輒得太祖意末帝時為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頃同為宰相頃性畏慎周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二人多所異同而琪内結趙巖張漢傑等為助以

故頊言多沮頊嘗掎摭其過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為守為頊所發末帝大怒欲竄逐之而嚴等救解乃得罷為太子少保唐莊宗滅梁得琪欲以為相而梁之舊臣多嫉忌之乃以為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乏食尤甚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寮上封事琪上書數千言其說漫然無足取而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為國計使方欲以為相而莊宗崩明宗入洛陽羣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即位故事霍彥威孔循

等請改國號絶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說問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賜姓為宗屬繼昭宗以立而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絶宜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下其事羣臣羣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興兵向闕以赴難為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為路人則煢然梓宫何所依往明宗以為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即位以琪為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

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閤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

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當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閤有待制

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日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騶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為中丞畏重誨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糾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等罷相任圜議欲以琪為相而孔循鄭珏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

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還洛琪當率百官至上東門而請至偃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凶黨破真定之逆城坐誤以定州為真定罰俸一月霍彥威卒拾琪撰神道碑文彥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叙彥威在梁事不曰偽為馮道所駮琪為人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為金字

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坐側為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為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

劉岳傳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民部尚書政會之八代孫崇龜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事梁為左拾遺侍御史末帝時為翰林學士累官至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為太子詹事唐明宗時為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

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勅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為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録其制辭編為勅甲岳建言以為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襃其功行或申以訓戒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

遺下兎園冊爾兎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
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祕書監其後李
愚為相遷岳太常卿初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
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
復冥昏之制嘆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
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
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顒田
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

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壻鞍合髻之説尤為不經公卿之家頗尊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其類甚多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温叟

嗚呼甚矣人之好為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亂不暇于禮久矣明宗武君出于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

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為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嘆哉

和凝傳

和凝傳不足觀特其好文本末頗與今之士大夫以文相侈者類予故録之以自警云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為唐監察御史其後世遂不復宦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游而凝幼

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揮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諠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牓則

闈之以棘閉省門絶人出入以為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為得人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為翰林學士承旨晉高祖數名之問以時事凝條對皆稱旨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則將柰何高祖曰卿將何以待之凝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請為宣勑十餘通授之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為然是時鄭王為

開封尹留不從幸乃授以宣勑高祖至鄴從進果反鄭王即以宣勑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謂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以為神遂敗走出帝即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僕射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侍中凝好飾車服為文章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常自鏤版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

名次為重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為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為榮焉

張允傳

張允鎮州人也少事鎮州為張文禮參軍唐莊宗討張文禮允脫身降莊宗縶之獄文禮敗乃出之為魏州功曹趙在禮辟節度推官歷滄兖二鎮掌書記入為監察御史累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廢帝皇子重美為河南

尹掌六軍以允剛介乃拜允給事中為六軍判官罷遷
左散騎常侍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為駮赦論以獻
曰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
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之吴漢疾篤帝問漢
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爾蓋行赦不以為恩不行
赦不以為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
而宥過開狴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
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

罪者銜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為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為惡也夫天之為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為福則是天又喜人為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慾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是時晉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覽之大悅允事漢為吏部侍郎隱帝誅戮大臣京師皆恐允常退朝不敢還家止于相國寺周太祖以兵入東師允匿于佛殿承塵墜而

卒年六十五

馬重績傳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於北狄而世事軍中重績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歷居于太原唐莊宗鎮太原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拜大理司直明宗時廢不用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

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拜重績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明年張從賓反命重績筮之遇隨曰南瞻析木木不自續虛而動之動隨其覆歲將秋矣無能為也七月而從賓敗高祖大喜賜以良馬器幣天福三年重績上言歷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

所紀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二歴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歴皆起天正十一月為歲首用太古甲子為上元積歲愈多差濶愈甚臣輒合二歴創為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為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錡張文皓等考覈得失仁錡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歴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頒行之號調元歴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

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刻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續卒年六十四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十六